

荣获普利策奖

The Stone Diaries

斯通家史札记

〔加拿大〕卡罗尔·希尔兹著

刘新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通家史札记/(加拿大)希尔兹(Shields, C.)著;
刘新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12

书名原文: The Stone Diaries

ISBN 7-5327-2314-3

I. 斯...

II. ①希...②刘...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8043 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8 字数 255,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网址: www.stph.com.cn

定价: 21.70 元



凯勒和默西，1902



节奏和动作女子俱乐部



汉娜·古德
威尔(凯勒·古德
威尔之母)



贝茜·麦克
戈登, 斯通沃尔
孤儿院女总管



克莱恩廷
姨妈, 1916

克莱恩廷

巴克





亚瑟·霍德太太



哈罗德·A·霍德

“小豆子” 安东尼



玛丽亚



“胆小鬼”霍伊特 (A.波波夫速写)



胆小鬼霍伊特

沃伦



维多利亚





车道大街 583 号



艾丽丝

从左到右：曼纳利太太，贝弗利，曼纳利先生，安格斯·曼纳利，沃伦，艾丽丝





艾丽丝·唐宁



朱迪思·弗莱特·唐宁



贝思·泰勒



雷恩·泰勒



利萨·泰勒



吉利·泰勒

索菲·弗莱特-罗伊



休·弗莱特-罗伊



平凡中见伟大 淡朴中见深邃

——评卡罗尔·希尔兹及其《斯通家史札记》

(代译序)

卡罗尔·希尔兹是加拿大近年来极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她一九三五年六月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奥克帕克市，一九五七年毕业于汉诺威学院，获文学士学位；当年，她与加拿大人、建筑工程学教授唐纳德·休·希尔兹结婚，并随丈夫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市。一九七五年，希尔兹毕业于渥太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她现定居于温尼伯市。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希尔兹曾任《加拿大斯拉夫文集》助理编辑，一九七四年起转为自由作家。

希尔兹早在五十年代上中学及大学时便写过诗歌及短篇小说，但那时她从未奢望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正如她自己所言，这种奢望犹如“想当电影明星”那样远不可及；她母亲曾劝她刻苦学习，力争通过教师许可证所要求的各门考试，以备将来守寡、离婚等不测，也好有立身之本。然而，希尔兹婚后在丈夫的鼓励下，去夜校修了一门写作课。在夜校学习期间，她创作的一篇短篇故事被加拿大广播公司购去，并在电台播出。希尔兹得知后，对自己如此意想不到的成功“惊诧不已”。在

渥太华攻读文学硕士期间,希尔兹因撰写有关加拿大十九世纪著名作家苏珊娜·穆迪(*Susanna Moodie*)的硕士论文而创作了一部较为贴近自己生活经历的小说《苏珊娜·穆迪:心声与梦幻》(*Susanna Moodie: Voice and Vision*)。这部小说再次获得成功,并于一九七六年出版。同年,希尔兹的另一部小说《细微礼仪》(*Small Ceremonies*)问世,荣获加拿大作家协会小说奖。在此后的年月里,希尔兹又创作并出版了多部作品,如:《偶然事件》(*Happenstance*)、《爱的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ove*)、《香橙鱼》(*The Orange Fish*)、《万千奇迹》(*Various Miracles*)等。至一九九三年《斯通家史札记》(*The Stone Diaries*)出版,她共发表两本诗集、两部短篇小说集及八部小说,成为加拿大文坛极负盛名的作家。她的《斯通家史札记》一书,曾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的两年里先后荣获英国布克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全国书评界奖及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足见希尔兹及其作品在英、美、加三国的强劲地位。

希尔兹的创作风格颇具特色,善写常人琐事,尤精于展现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她的这一创作风格在《斯通家史札记》这部小说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突出。这部小说以自传形式叙述了一位普通妇女黛西·古德威尔自出生至逝世的主要经历。一九〇五年,黛西出生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中部的一个小村落——廷多尔村。出生当日,母亲便因产后惊厥而死去。此后,黛西便由邻居、被她称为“姨妈”的克莱恩廷带至温尼伯克莱恩廷的儿子巴克的住处抚养,而她做石匠的父亲——古德威尔先生除每月寄来抚养费外,并未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克莱恩廷靠卖花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艰难,黛西十一岁那年,克莱恩廷去世,她便被父亲接走,后因父亲去美国布卢明顿的

印第安纳石灰石公司就职，便随父迁往布卢明顿市。二十二岁时，黛西与哈罗德结婚，但就在他们去德国度蜜月期间，哈罗德却因酗酒坠楼而死。一九三六年，即黛西三十一岁那年，她与克莱恩廷的儿子、五十三岁的农业研究所所长巴克结婚。婚后，夫妻恩爱，生活倒也平和。一九五五年，巴克去世，黛西遂接替丈夫充任《记录者》杂志的园艺栏目编辑。她勤奋写作，将这个栏目办得颇有生气，成了众人景仰的园艺技能女士。然而，一九六五年，做了九年园艺专栏作家的黛西却被编辑部辞退。她于是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后来，由于时过境迁，黛西心中的悲哀逐渐得以缓解、淡漠，她晚年倒也度过了一段悠闲安逸的时光。九十年代初，黛西终因衰老、疾病而与世长辞。

就情节而言，这部小说所谈多为常人琐事，似乎并无扣人心弦之处，然而，正如作者希尔兹所言，出生、爱情、死亡才是最原始的“大情节”。平凡中见伟大，淡朴中见深邃，这也许便是《斯通家史札记》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

就主题而言，这部小说通过叙述黛西一生的平凡经历，展示了西方妇女孤独的心境及她们自强不息、自立于社会的意志和决心。

小说伊始，作者便将孤独这一主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代表人物便是黛西的“姨妈”克莱恩廷。克莱恩廷尽管有丈夫和三个儿子，但平日里他们（除大儿子巴克在温尼伯念书外）均在采石场做工，她孤身一人在家操持家务，天长日久，孤独之感在所难免；而她与丈夫马格纳斯的婚姻亦无爱情可言。马格纳斯为人寡言少语，有时还显专横、粗鲁，因而对妻子并无温存、柔情，加之经济拮据，又对妻子十分吝啬、苛刻。因此，

夫妻间除了简单、必要的日常交流外，再无生活情趣可言。为了排遣心中的孤独，克莱恩廷常读些小说，在书中寻求一丝慰藉；她犹寄情于黛西的母亲默西·古德威尔，因为在她看来，“这个惹人爱的可怜的年轻女人，也挺孤独”，“无论默西怎样心怀无人知晓的一腔柔情，也无论她年轻的丈夫怎样向她耳朵里灌进多少喁喁情话，无论怎样，她和默西在这个世上仍然是形单影只，仍然是两个孤独的人儿，各自住在并排相邻的两座房子里，都被禁锢在同一个焦躁与渴望的圆箍之中。”这里的“圆箍”一词形象地表现出二十世纪初西方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及其孤独的处境，而“焦躁与渴望”则有力地传达了妇女渴求真正的爱情，追求人格独立、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

4 女主人公黛西本人亦是妇女孤独心境的化身。自出生之日起，她便失去了母亲，而在她孩提时代的十一年里，她亦未受到父亲的关爱，甚至常被父亲遗忘，尽管有“姨妈”克莱恩廷及其大儿子巴克照顾，但她内心仍是那样空虚、孤独。她的这种孤独、与世人了无联系的心境在她十一岁那年罹患麻疹时展现得淋漓尽致。她觉得自己缺少了别人所拥有的“真实性这一核心的东西”，因为其他人都能挺直腰板，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从而影响这个世界，而她却不能。“长期的与世隔绝和沉默无语……将她年轻的生命挤得空空如也。她的自传……将会是灰暗的虚无和不可填补的豁口。”

黛西第一次婚姻亦颇为不幸。她本指望与丈夫哈罗德长相厮守，不料哈罗德却是个本性狂乱之徒。在他们去德国度蜜月途中，哈罗德一面没命地开车，冲着空旷的天空不断按喇叭，一面还狂饮杜松子酒，根本不把他和妻子的性命当回事。

哈罗德这种狂乱的脾性终于酿成自己酗酒坠楼而亡的惨剧。从此，黛西再次陷入深深的悲哀与孤独之中。

黛西丧夫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社会的不公。“无论她去哪里，她人还没到，她的故事已先她而至，为她鸣锣开道，宣布她的到来，同时也抹杀了她真实的自我。”面对社会的不公、男女的不平等，黛西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为什么允许男人享受他们生活奇遇所带来的殊荣而大摇大摆，高视阔步，胸前还挂满了各种奖章，而女人则被她们的生活经历所压制，灰溜溜，一声不吭地走路？”黛西忿忿不平的呼声道出了二十世纪初西方妇女屈从于男子的凄惨命运，更表达了妇女要求男女平等、自强自立的强烈愿望。

一九三六年，已届三十一岁的黛西，一个被她自己称为“被随意取了名字的女人，一个意外地被放错了地方的女人”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已是进退维谷，别无选择，她不得不投靠比她年长二十二岁的巴克，与其结婚生子。尽管他们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尽管她已为人之母，膝下已有两女一子，但在黛西心中刻下道道印痕的深深的孤独感却无法得以排遣。在宁静的夜晚，她有时会“突然感到阵阵悲哀。她患的这种病症即是一种孤独症”。每当孤独向她袭来，她便感到深深的恐惧，甚至因形单影只、内心苦涩而潸然泪下。她心中的孤独、苦涩即源自其孩提时代，并在她一生蔓延开来，吞噬她的心灵。

小说的第六章以书信体形式叙写了黛西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参加报社工作的一段经历。一九五五年，黛西的丈夫巴克去世，黛西以其出众的写作才能接替了巴克在《记录者》杂志园艺专栏的编辑工作。这年，尽管她连遭丧父（其父亦于这年四月逝世）、丧夫之痛，但她并未消沉、颓废，而是发

奋写作,竭尽全力为读者排忧解难,办好园艺专栏。从众多读者及黛西亲朋好友的来信中,我们看到的黛西已不是以往那个心中苦涩、孤寂的黛西,而是一个奋发向上,锐意进取,受众人尊敬,甚至崇拜的职业妇女的形象。她“高雅谦和”的话语,“扎实稳健”的文风,中肯的建议,娴熟的技巧可谓魅力无穷,征服了众多的读者,令他们折服,也为黛西赢得了极大的声誉。黛西在工作中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同时也有效地排遣了心中的悲伤与孤独,这充分说明了妇女争取平等、自由,自立于社会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六章是全书最重要、最精彩的一章。

6
小说的第七章(“悲伤,1965年”)在为主题服务,强调妇女自立自强上与第六章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九六五年,正当黛西乐滋滋地享受工作给她带来的满足感、成就感时,一个叫富勒姆的男编辑抢走了她的工作,她于是被编辑部辞退。对黛西而言,失去了工作,便意味着失去了精神寄托。原先那个活跃、受人尊重、名闻遐迩的园艺技能女士突然间被解雇了,变得无所事事。这一强烈的反差将黛西“扔进了更深、更痛苦、更加空荡苍茫的绝望之中”,“她举起双拳捶打,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她最后一次同富勒姆见面的情景,反复唠叨他说过的那些不可原谅的话,和他做过的那些不可原谅的事”。黛西对富勒姆的抗议实为对社会不公、男女不平等的强烈抗议,从而再次喊出了西方妇女要求平等、自由,自立于社会的时代呼声。

晚年的黛西,尽管由于时间的流逝,渐渐冲淡了她对某些往事的记忆,她因此而度过了一段安逸的生活——她烫头发,涂指甲,打桥牌,外出旅游,可谓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然而,

“她的生活似乎是建立在怨恨的基础之上，即她那份没有归宿、不属于任何人的失落感，即便她的梦幻也释放出强烈的空虚的气味”；她时常“诅咒她出生时被投进的那一片虚无”。黛西心中这份空虚、孤独之感犹如芒刺在背，驱之不去，一直搅扰、折磨着她，直至她生命的终结。

这部小说除了主题颇耐人寻味之外，其艺术手法亦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并无扣人心弦的情节，即不以情节取胜，而是着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展现人物复杂、细腻的情感世界。这里举两个例子，作些分析。在小说的第五章里，黛西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去温尼伯的丈夫归来。这里，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以展示黛西孤独的心境。她想到自己分娩后几分钟便死去的母亲，想到自己出生时的那枚钱币、母亲的结婚戒指，甚至还想到自己做姑娘时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游玩时偶然遇到的那个陌生男人。这一系列思绪的描写与意识流的手法颇为相似，但黛西的思绪最终还是定位在母亲和丈夫的身上。“今晚，弗莱特太太[黛西]甚至被连接她和她死去的母亲——默西·斯通·古德威尔之间那一丝感觉所打动；这一时刻自然很短促，来得轻飘飘的，只是感到一丝呼吸，一个手势，一抹光的色泽，在记忆中并无指定的位置，然而奇妙的是，这丝感觉突然间完全颠倒过来，闪现出一幅扭曲的、怪异的图景：弗莱特太太生下了她母亲，而不是母亲生下了她。”(p187)这段心理描写何等细腻，何等生动，又何等怪异，看后令人怦然心动，又令人凄楚伤感——黛西心中深沉的孤独感已使她的记忆和意识发生了扭曲。当她想到与丈夫做爱的情景时，